



解读“铜须事件”的网络传播

时间：2006-8-26 15:49:13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郭小平 阅读1733次

信息的“协同过滤”与网民的“群体极化”倾向 ——解读“铜须事件”的网络传播

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郭小平

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4级新闻学博士生

地址：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邮编：430072

【内容摘要】“铜须事件”成为2006年度网络最轰动的事件。议题由道德的讨伐上升为“网络暴民”之争，集中体现为网民的“群体极化”倾向。群体心理、网络信息的“协同过滤”与“信息窄化”机制导致群体极化，群体极化必然引发网络的“符号暴力”。

【关键词】 协同过滤 群体极化 信息窄化 符号暴力

网友“狂野之城”通过QQ记录得知：结婚六年的妻子“幽月儿”在玩“魔兽世界”中与“铜须”产生婚外情并有出轨行为。其后，他在论坛发帖并引起了媒体关注，使得事件被更多的人关注，事件开始升级，更多惊人内幕被爆出……当事人郑新也通过视频来说明出轨事件并不是真实的，但事情真相是否真是如此呢？由于最初的发帖人一直没有再出现，所谓“铜须门”事件，实际上已成为一桩“无头案”。

网络延伸了人们的传播空间，也改写了人们的传播观念。“铜须事件”已经由最初的道德讨伐、网络追缉升级到“网络暴民”之争。网友的个人私生活为何演变成令人瞩目的媒介事件？“铜须事件”为何又从网络侵入个人的现实生活？“铜须事件”为何成为“网络暴民”之争的媒介符号？本文无意探询“铜须事件”的真伪，旨在通过“铜须事件”透视网络信息的协同过滤现象与网民的“群体极化”倾向。

“铜须事件”的网络传播

“铜须事件”的网络传播大体经历了四个过程：1、事件起因：苦主发帖。2006年4月13日中午，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国官方网站的论坛上，出现了一个名为《2区麦维影歌守望者发生的丑闻：一个让你更珍惜爱人的理由》的帖子，发帖人“狂野之城”细述了自己如何发现妻子“幽月儿”（魔兽世界ID）出轨的经过；2、事件发展：《铜须与幽月儿的聊天记录》在网络上被公布；3、事件升级：《2区麦维影歌丑闻 事态进一步升级》发表；3、事件“受害者”消失：在贴出《丑闻》和《让生活继续》的两个帖子后，“狂野之城”再未出现，而首次转贴者

- 网络流行语现象解析
- 我的网络我的剧
- 学术网站的影响
- 草根文化在博客中的传播
- “人肉搜索”的发展前瞻
 - 网络，带刺的玫瑰
- 网络新贵——“威客”
- 网络恶搞的后现代分析
- 博客的“黄色报刊”时代
- 互联网时代童年的转变
- 博客书出版：一种新样式
 - 让网络语言留在网络

“锋刃透骨寒”最后一个帖子则称一切都是杜撰。4、舆论再度引爆：央视《大家看法》栏目以及欧美的一些报纸介入并对中国网民的行为提出质疑，网民则在天涯等网站组织起了新一轮的反击运动。一度沉寂的“铜须事件”，随着央视的报道和网民的回应，再次从网络转入现实之中并再次火爆。

“铜须事件”的网络传播过程集中体现为四篇网文，网友声援引爆了“铜须事件”。网络媒体设置了传统媒体的新闻议程，传统媒体的介入使事件升级并引爆了新的舆论焦点。媒体放大了“铜须事件”，事件本身又融入了网民的集体记忆（如“陈易风波”、“虐猫事件”、“清华女生铊中毒”、“韩白PK”等）与中国式的伦理道德判断。于是，“铜须事件”成为2006年度网络最轰动的事件。

网民的“群体极化”倾向

民意或议题在网络上得以深化，形成公共意见。“铜须事件”悬而未结，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形下，网民极易将长期以来或者在由特定议题引发的愤怒，迁怒于一个具体的对象。民愤的非理性体现了网民的“移情”效应。对“铜须”的网络审判，就成为一种传播的仪式或象征。

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美国当代法哲学家凯斯·桑斯坦用“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理论解释了网络中的仇恨。所谓的“群体极化”现象是指“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①简言之，群体极化是指群体成员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群体的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或态度从原来的群体平均水平，加强到具有支配性地位的现象。

该理论假设：群体的讨论可以使群体中多数人同意的意见得到加强，使原来同意这一意见的人更相信意见的正确性；而原先群体反对的意见，经讨论后，反对的程度也更强。这种极端化倾向可分为两种：冒险偏移；谨慎偏移。群体极化具有双重的意义：它既能促进群体意见一致，增强群体内聚力和群体行为；也能使错误的判断和决定更趋极端。

同样，“沉默的螺旋”理论与勒庞的群体心理学也揭示了凯斯·桑斯坦的“群体极化”理论。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1974年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揭示了群体意见的自我封闭性。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则分析了个体如何在一个非理性、易激动、少判断、好左右的群体里走向极端的心理机制，认为人作为行动群体中的一员，其集体心理与他们的个人心理有着本质的差别，成员的判断极易受到感情、名望、权威等左右。^②互联网论坛区的跟帖，在同一议题下容易造成群体的情绪感染或同化。在道德话语与网络狂欢的指引下，诸多网民以网络“哄客”的匿名身份，躲藏在黑暗的数码丛林里，高举话语暴力的武器，狙击那些被设定为“有罪”的道德猎物。网络媒体的道德批判迅疾转变为现实的道德仇恨与群体的情绪宣泄。

2006年6月2日，央视《大家看法》栏目播出的《“铜须门”丑闻》节目称：一份虚拟世界的大字报，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讨伐，“在网络上大肆地进行讨伐本身是一个更应该被讨伐的行为”。此外，“铜须事件”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南德意志报》等欧美报纸，相继刊发报道，质疑中国网民的做法是对个人权利（隐私权、情感和生活方式选择权等）的严重侵犯。《国际先驱论坛报》以《暴民统治中国互联网：键盘作武器》为题，批评了中国网民的“暴民现象”，认为“网民群体以道德优越感而非法律依据作依托，实施集体对个人的道德讨伐甚至现实攻击”。

央视以及海外媒体对此发出了不同的声音，网民予以强烈的回击，对“铜须”的道德讨伐升级为“网络暴民”之争。海外媒体的报道，可能存在议题框架预设、将道德问题“泛政治化”之嫌，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当网民自我封闭于特定的BBS，受众所能听到的就只能是自己的

“回音”而已；一旦极化的网络群体自决于异见，必然导致对不同观点的狂热的口诛笔伐。

网络信息的协同过滤

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是个性化的媒体。“当筛选的力量没有限制时候，人们能够进一步精确地决定，什么是他们想要的，什么是他们不想要的。他们设立了一个能让他们自己选择的传播世界。”^③网络为志同道合者的沟通提供了便利，但缘于网络时代个人信息的量身定制与网络空间信息海量性的悖论，群体内部的讨论并没有避免群体极化，而是强化了群体极化。“信息时代中，大众传媒的覆盖面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在网络空间，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④“社会小团体，包括虚拟串联（cybercascades）潜藏着许多危险，在那儿信息不管对或错，都会像野火燎原般地传布开来。”^⑤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传播的个性化强化了网络受众的群体极化。

那么，网络传播中的极化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凯斯·桑斯坦提出了网络中的“协同过滤现象”（collaborative filtering），即网站通过信息的同类搜集和网址链接，在提供方便的同时导致了信息“窄化”。这样的结果会导致群体极化现象，从而产生仇恨。^⑥“铜须事件”更丰富地体现了网络信息传播协同过滤的多种方式。

网络中的道德仇恨，既受制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道德伦理观，又受制于主流的意见。BBS中的“舆论领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议程设置与舆论中介作用。网友们建构了论坛的“金字塔”结构的不同部分：居于塔顶的是少数能够提出实质性意见的“舆论领袖”；位居塔身的是一些积极顶帖、灌水的中坚力量；位居塔底的是散乱点击的大多数网民。舆论领袖（包括网站自身的网络营销策划等）引爆舆论，普通网民则以点击率、回帖数量等形式跟进。在这场网络的狂欢之中，“法不责众”的心理成为众多网友的黏合剂。

有学者指出，舆论的主体具有“非实体性”：1、他们在舆论调查中是集合的，但在现实社会中一般是分散的；2、公众的构成是变动的，会随社会结构的变化，某些社会现象和问题的出现、消失而不断重新组合；3、按照一定的规则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群体，与本来意义的自在公众是有区别的。^⑦网络舆论主体游走于网络之中，并随着新闻的热度升降而增减，随着议题的转移而转移。在“铜须事件”中，一些爆料人或网友的注册日期即为发帖日，此后该ID就再也没有登录——明哲保身与娱乐狂欢集于一身。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互动性与个性化，对“沉默的螺旋”提出了挑战，但是，在网络传播的实践中，尤其是在BBS中，“沉默的螺旋”现象依然存在，舆论领袖依然可见。这是网民呈现“群体极化”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网络的超链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信息过滤，使网络群体呈现极化倾向。超链接赋予网络的海量信息与多元选择，受众在多元的信息社会里获益，但实际上，一些网站一般只链接与自己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网站，而很少链接和自己意见相左的网站。“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缺乏竞争观点的信息揭露，将无可避免地导致群体极化”。^⑧从这个意义上讲，群体极化是社会影响、论据有限而且被扭曲的双重导向的产物。

网络传播的“信息窄化”与“符号暴力”

当网络媒体提供了一个可以对信息进行系统性过滤的环境，受众选择性的接触并不断强化接近性的信息，看似个性化的信息受到这种“窄化”机制的制约，所对话、沟通的对象很容易集中于类似的观点。一旦受众懒于接收不同的信息，经过协商而形成的民主沟通也就难以实现。

人们的好奇心激发了网络言论需求的持续升高，表达自由的机制也必须从这种需求的角度予以检视，但“当个人都忽略了公共媒体，而对观点及话题自我设限时，这样的机制其实存在着许多危险。”^⑨一旦愈来愈多的人只听到他们自己的回音，这样的整齐划一比众声喧哗更糟糕。

就网络传播的特性而言，非理性可以形成巨大的舆论导向并压制理性的声音。“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

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⑩网络让人们更容易听到志同道合的言论，却也让自己在极化的网络群体中更孤立，听不到相反的意见。网络信息的协调过滤、网民的群体极化，必然导致信息的“窄化”，使网络的互动成为“回音壁式”的互动。

网络天生就具有自由平等的可能，但技术本身并不能带来民主。“铜须事件”一开始就是对他人的个人权利（包括隐私权、情感和生活方式选择权）的严重侵犯。对“铜须事件”表示怀疑甚至只是中立的言论都遭到网友们潮水般的攻击，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上升为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统治性的话语如何保证自己的价值和地位，并且能够持续限制、禁止或者剥夺其他选项或竞争定义？^⑪传媒是如何成功地维持一个在统治传播系统中的有偏向的或已界定的意义范围？这在网络传播中又是如何得以完成？

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社会这个大舞台分为前台与后台，电子媒体将本属个人隐私的“后台”信息在“前台”予以呈现。当公共领域过度地向私人领域开放后，某些议题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转换，一些私人领域的信息也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共话题。电子媒介改变了传播的社会情境，少数人利用网络媒体的特性，满足了受众的“窥私欲”，也满足了一些媒体、企业或个人的目的。

“铜须事件”就是网民个体在公共媒体和私人领域里的一种角色错位。“幽月儿”与小人物“铜须”的外遇与出轨本属个人的隐私，经“狂野之城”在网上公布了妻子和情人长达五千字的QQ对话后，私密话题迅速转换为关乎道德的公共话题。伴随着媒体介入，媒体的讨论又迅速延续到了对私人领域中个体生活的讨伐，如组织网络攻击的战团、盗取“铜须”的QQ、MSN和邮件等资料、公布其家人、朋友甚至他就读学校的电话、贴出《江湖追杀令》、号召对“铜须”及其同伴甚至所在大学进行抵制——“不招聘、不录用、不接纳、不认可、不承认、不理睬、不合作”等。短短几天之内，团队发展到了数万人。“铜须事件”由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从公共领域延伸至对私人生活的干涉所形成的“符号暴力”，同网络媒体的虚拟性有一定关系。网络群体性伤害带来责任的相对免除，匿名加入群体后常常会导致情绪放纵与符号暴力。

哈贝马斯在他的后期著作中提出“理想言词”（ideal speech）的概念，认为公共空间的言论必须真实、易于理解和有诚意，不能存心歪曲事实。^⑫当下的传播语境中与这种“理想言词”的状态有很大的落差。“网络暴民”中的“暴”事实上不是现实中的暴力，而是一种“符号暴力”，即用文字、符号来表达自己的追缉、鞭挞讨伐的对象，即使是网上“追杀令”，也是网民表达愤怒的一种非理性方式。从概念上讲，“暴民”与“符号/语言暴力”中所使用的“暴”在涵义上不同的。“网络暴民说”是虚拟的焦虑，但这并非排斥网民必须加强自律。

结语

信息超载后的强大过滤，可能带来的群体极化对民主的威胁。从言论的市场需求来看，许多的问题是由政府与企业操纵与垄断制造的，但长期来看，网络传播的极化现象，也是由网民造成的。这并非指网民通常都很不理性，而是指他们各自在封闭的情形下作出自认为完全理性的选择，汇集在一起后，往往与民主的目标背道而驰。

“铜须”事件对于“魔兽世界”、“猫扑网”与天涯论坛而言，是个经典的网络营销案例，当事人不过是棋子而已；从本质上讲，“铜须”事件本是个人隐私，和民主、正义无关，但是，由于媒体与网民的高度介入，迅疾演变为“网络暴民”之争。对“铜须”的追缉与声讨，表明了网民的一种态度、愤慨、失望与强烈的不认同，“铜须”事件包含了网民对传统道德被遗弃的愤怒。而虚假信息的来源、恶意发帖、篡改信息等，强化了网络的“符号暴力”。“铜须事件”不仅是出于某种道德渴望与仇恨，而且迎合了集体狂欢的娱乐需要与网站的盈利诉求。网

络的非理性不仅表现为话语之争，由话语激发网络道德审判更是触及到了个人的现实权利——网络批评从虚拟、仪式转化为群体性的现实伤害。

“铜须”事件让受众看到：网络具有一定虚拟性，同时也是社会的真实写照，现实中利用网络而发生的道德行为正在增多；网络的群体极化也威胁着理性的沟通。网络“哄客”对道德、游戏的双重狂欢的不倦追求，是无法培育出健康的公民团体，“铜须事件”是网民自我反省的沉重起点。公众对失德者的愤慨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越位的讨伐也隐含着网络文明的缺失。

【注释】

①③⑤⑥⑧⑨⑩【美】凯斯·桑斯坦著：《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页，第2页，第8页，第16-17页，第49页，第10页，第50页。

②【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34、146页。

④【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 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192-193页，第205页。

⑦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11-13页。

(11)【英】斯图亚特·霍尔：《“意识形态”的再发现——在媒介研究中受抑制后的重返》，杨蔚译，蒋原伦 张柠主编：《媒介批评》（第一辑），广西大学出版社，2005年。】

(12)Monroe E. Price, Television, the Public Sphe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转引自苏钥机 李月莲：《新闻网站、公共空间与民主社会》，新传传播资讯网，2003-8-21。

【参考文献】

1、文 晔：《网络审判团：受控还是失控》，《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总第278期。

2、朱大可：《铜须、红高粱和道德民兵》，《东方早报》，2006年6月9日。

4、【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文章管理: mycddc (共计 5126 篇)

CDDC刊载文章仅为学习研究，转载CDDC原创文章请注明出处！

└─ 解读“铜须事件”的网络传播 会员评论[共 0 篇] ─┘

└─ 我要评论 ─┘

会员名	<input type="text"/>	密 码:	<input type="text"/>
<input type="text"/>			
<input type="button" value="提交"/>		<input type="button" value="重写"/>	

关于CDDC◆联系CDDC◆投稿信箱◆会员注册◆版权声明◆隐私条款◆网站律师◆CDDC服务◆技术支持

对CDDC有任何建议、意见或投诉，请点[这里](#)在线提交！

◆MSC Status Organization◆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版权所有◆不得转载◆Copyright © 2001--2009 www.cddc.net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